



Margaret Atwood

THE BLIND ASSASSIN

盲刺客

〔加拿大〕玛·阿特伍德 著 韩忠华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译文金奖书系

本书荣获2000年英国文学最高奖——布克奖



译文金奖书系

Margaret Atwood

THE BLIND ASSASSIN

盲刺客

〔加拿大〕玛·阿特伍德 著 韩忠华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盲刺客/(加)阿特伍德(Atwood, M.)著;韩忠华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12.1

(译文金奖书系)

书名原文:The Blind Assassin

ISBN 978-7-5327-5687-2

I. ①盲… II. ①阿…②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加拿大—现代 IV. ①I71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14645号

Margaret Atwood

The Blind Assassin

Copyright: 2000 by O. W. TOAD LT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 U. 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 Inc.,

(and Beijing International Rights Agency)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 2011

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

图字:09-2001-253号

盲刺客

[加拿大]玛·阿特伍德 著 韩忠华 译

责任编辑/张建平 装帧设计/张志全工作室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www.yiwen.com.cn

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330,000

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0,001—6,000册

ISBN 978-7-5327-5687-2/I·3347

定价:45.00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T:021-57602918

译 序

二〇〇〇年十一月,英国布克奖在伦敦揭晓,加拿大资深女作家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的最新长篇小说《盲刺客》荣获这项拥有“文学奥斯卡”美誉的当代文学最高奖。同年申报布克奖的文学作品共有一百二十部,经过评委会筛选后获得提名的有六部,最后《盲刺客》击败石黑一雄的《从前孤儿时》等其他五部小说而一举夺魁。布克奖评委对获奖作品及作者作了高度评价:“该书视野宽广,结构精彩并富于戏剧性。书中的感情纠葛描写丰富多彩。作者阿特伍德以诗意化的笔触,描写生活细节和人物心理活动。”那么,该书何以能在一百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,获此殊荣?它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呢?

该书是一部新颖奇巧的小说,结构十分复杂,故事里套着故事。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姐妹俩——艾丽丝和劳拉。小说一开始,妹妹劳拉就在车祸中死去;姐姐艾丽丝生活在死者的阴影中,不断回忆着快要湮没的往事。故事中的另一个故事描述了在动荡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一个富家小姐和一个逃亡中的穷小伙子的充满危险的恋情。当这对恋人在租借的房子里频频约会的时候,两人想象出了发生在另一个星球的故事(故事中的第三个故事)。这个虚幻的故事里充满了爱、牺牲和背叛,而真实的故事也是如此,因为现实和虚幻都将在战争和灾难中终结。

小说中首先出现的女主人公是八十二岁高龄的艾丽丝。她住在加拿大一个叫提康德罗加港的小镇上,在风烛残年中回忆着自己的一生。她的家族曾是这个小镇的豪门望族,但到她父亲这一代已经开始衰落。她父亲诺弗尔为了挽救家族的企业,将年仅十八岁的女儿嫁给了四十

岁的理查德——一个实力很强的企业家兼政客。从此，艾丽丝开始了一种没有爱情的、痛苦的婚姻生活。丈夫理查德表面上对她关爱有加，但实际上并没有把她当作独立的人来看待，而是把她当作一个附属品、一具玩偶、一件泄欲的工具。由于没有经济地位，她只能任人摆布，逆来顺受，甚至靠装傻来求得平安。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加拿大妇女乃至整个西方社会妇女的命运。

小说中的另一位女主人公是艾丽丝的妹妹劳拉。她是一个具有叛逆性格的姑娘。随着姐姐嫁给理查德，她作为未成年人也住进姐夫家中，而理查德则成了她的法定监护人。她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，却不肯俯首帖耳，处处表现出一种争取自由的反抗精神。她爱上了左派激进青年亚历克斯，与他频频约会；当他受到当局的追捕时，她同姐姐艾丽丝一道将他藏匿在自家的阁楼上，并供他吃喝。为了救亚历克斯的性命，她甚至与自己的姐夫、卑鄙的政客理查德达成一项“三方交易”：她甘愿做理查德的秘密情人，用自己的肉体来换取对方确保亚历克斯平安无事的承诺。在等待亚历克斯归来的漫长日子里，她饱受理查德的蹂躏，后因怀孕而被迫堕胎，又因受到刺激言行反常而被送进精神病院。与姐姐艾丽丝的逆来顺受相反，劳拉不断同命运抗争，最后宁可驾车坠崖身亡也不肯向命运低头。劳拉的所作所为代表了西方妇女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反抗精神，但在现实的社会制度下，反抗的结果必然是失败和毁灭。

除了女主人公艾丽丝和劳拉之外，小说还刻画了众多的其他人物，无一不性格鲜明，栩栩如生：满口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大资本家理查德、虚荣心和控制欲极强的富婆威妮弗蕾德、投身革命却又生活放荡的青年亚历克斯，等等。

《盲刺客》四十多万字，不仅内容丰富、寓意深刻，而且艺术上具有许多创新之处。首先是小说复杂奇巧的结构，西方文学评论家说它像一个“俄罗斯套娃”——大故事里套着一个中故事，中故事里又套着一

个小故事。还有的评论家把小说比作一张卷着的“华丽挂毯”，随着挂毯的展开，读者看到的是一幅幅绚烂生动的画面。再者，小说的叙事方法打破了传统的模式，采用了许多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，如时空交错、人称变换、象征性描写、潜意识挖掘，等等。其中有两点颇为新颖：一是小说中有些章节并不是常规的叙述，而是各家报纸的剪报；作者通过剪报来反映故事的线索，并把它们和整个故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，而且融合得天衣无缝。二是部分章节中的人物对话不加引号，对话与叙述浑然一体，由读者自己去区分和判断。这就给予读者一定的思考余地，使读者的阅读行为更加积极主动。这也代表了作者的一种文学思想：一部好的小说不仅应当向读者讲述精彩的故事，还应当让读者学到些什么。最后，不能不提一下作者的诗意化语言和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。作者阿特伍德集小说家和诗人于一身，因此，小说中不仅出现了大量的诗歌片断，其叙述语言也往往充满诗意。这无疑给读者一种美感和回味。由于作者是位女性，又以女性题材见长，小说对人物的心理和情感描写格外细腻生动，可谓丝丝入扣，淋漓尽致，足以引起读者的共鸣。这也是小说的亮点之一。

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著名的小说家、诗人、文学评论家，一九三九年生于首都渥太华，一九四六年随家迁居多伦多。一九五九年就读于多伦多大学，一九六二年获得美国麻省拉德克利夫学院的文学硕士学位。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、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七年，先后两次就读于美国哈佛大学，攻读博士学位。她毕业后曾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，后来又任加拿大、美国、澳大利亚许多大学的“驻校作家”。她拥有不少学术头衔，曾担任过加拿大作家协会主席。同时，她又是一位十分活跃的社会活动家。目前，她和同为作家的丈夫格雷姆·吉布森以及女儿住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农庄里。

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是一位多产的作家，已发表小说、诗歌、文学

评论三十余部。《盲刺客》是她的第十部长篇小说。自从她于一九六九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《可以吃的女人》以来,她的作品频频获奖,为她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。她创作的三部优秀长篇小说《女仆的故事》(1985)、《猫眼》(1988)、《别名格雷斯》(1996)曾先后获得布克奖的提名,却未能如愿。天道酬勤,她的第十部小说《盲刺客》终于为她摘得了这顶最高文学奖的桂冠,可谓功德圆满。西方文学界认为,她此次获奖几乎是不可避免的,因为她是当今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。

译 者

二〇〇三年八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|---|
| 译序..... | 1 |
|---------|---|

第一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桥 | 1 |
| 《多伦多星报》(1945) | 4 |
| 《盲刺客·石园花草谱》 | 5 |

第二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煮鸡蛋 | 7 |
| 《环球邮报》(1947) | 12 |
| 公园长椅 | 13 |
| 《多伦多星报》(1975) | 17 |
| 地毯 | 18 |
| 《环球邮报》(1998) | 23 |
| 口红画的心 | 24 |
| 《亨利·帕克曼上校中学之家暨校友会简报》(1998) | 31 |

第三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|
| 颁奖仪式 | 32 |
| 银色盒子 | 40 |
| 钮扣厂 | 47 |
| 阿维隆庄园 | 55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嫁妆 | 66 |
| 留声机 | 75 |
| 做面包的日子 | 84 |
| 黑丝带 | 97 |
| 苏打水 | 101 |

第四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咖啡馆 | 106 |
| 《提康德罗加港先驱旗报》(1933) | 110 |
| 雪尼尔毯子 | 111 |
| 《帝国邮报》(1934) | 116 |
| 信使 | 117 |
| 《帝国邮报》(1934) | 124 |
| 夜之奔马 | 125 |
| 《梅费尔》(1935) | 129 |
| 铜钟 | 131 |

第五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裘皮大衣 | 135 |
| 疲惫的士兵 | 144 |
| 暴力小姐 | 153 |
| 奥维德的《变形记》 | 163 |
| 钮扣厂野餐会 | 172 |
| 布施者 | 184 |
| 照片着色 | 196 |
| 冷窖 | 207 |
| 阁楼 | 219 |
| 帝国餐厅 | 228 |
| 田园俱乐部 | 236 |
| 探戈 | 246 |

第六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犬牙纹套裙 | 254 |
| 红锦缎 | 259 |
| 《多伦多星报》(1935) | 265 |
| 街头漫步 | 266 |
| 看门人 | 273 |
| 《梅费尔》(1936) | 281 |
| 冰封的外星人 | 282 |

第七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扁行李箱 | 290 |
| 火窖 | 297 |
| 寄自欧洲的明信片 | 307 |
| 蛋壳色的帽子 | 318 |
| 迷醉 | 325 |
| 向阳游乐园 | 332 |
| 忽必烈行宫 | 340 |

第八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杀戮者的故事 | 350 |
| 《梅费尔》(1936) | 359 |
| Aa' A 星球上的桃子女人 | 361 |
| 《帝国邮报》(1936) | 370 |
| 大礼帽烤肉馆 | 371 |

第九章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|
| 洗衣服 | 376 |
|-----------|-----|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烟灰缸 | 384 |
| 头上冒火的人 | 393 |
| 水妖号 | 399 |
| 栗子树 | 409 |

第十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西诺星球的蜥蜴人 | 411 |
| 《梅费尔》(1937) | 415 |
| 贝拉维斯塔诊所的来信 | 417 |
| 高楼 | 419 |
| 《环球邮报》(1937) | 423 |
| 联邦车站 | 424 |

第十一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|
| 洗手间 | 427 |
| 小猫 | 431 |
| 美丽的景色 | 439 |
| 明月当空 | 445 |
| 贝蒂小吃店 | 453 |
| 便条 | 462 |

第十二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环球邮报》(1938) | 466 |
| 《梅费尔》(1939) | 467 |
| 怒气厅 | 468 |
| 黄色窗帘 | 474 |
| 电报 | 477 |
| 萨基诺城的毁灭 | 479 |

第十三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手套 | 482 |
| 家中的炉火 | 487 |
| 黛安娜甜点店 | 493 |
| 悬崖 | 502 |

第十四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金色发束 | 508 |
| 胜利昙花一现 | 514 |
| 一堆瓦砾 | 522 |

第十五章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《盲刺客》尾声：另一只手 | 528 |
| 《提康德罗加港先驱旗报》(1999) | 530 |
| 门槛 | 531 |

第一章

桥

大战结束后的第十天，我妹妹劳拉开车坠下了桥。这座桥正在进行维修：她的汽车径直闯过了桥上的“危险”警示牌。汽车掉下一百英尺深的沟壑，冲向新叶繁茂的树顶，接着起火燃烧，滚到了沟底的浅溪中。桥身的大块碎片落在了汽车上。

这起车祸是一名警察通知我的：警方查了汽车牌照，知道我是车主。这位警察说话的语气不无恭敬，无疑是因为认出了理查德的名字。他说，汽车的轮胎可能卡在了电车轨道上，也可能是刹车出了毛病。不过，他觉得有责任告诉我：当时有两名目击证人——一名退休律师和一名银行出纳，都相当可靠。他们声称目睹了事故的全过程。他们说，劳拉故意猛地转弯，一下子冲下了桥，就像从人行道上走下来那么简单。他们注意到她的双手握着方向盘，因为她戴的白手套十分显眼。

我认为，并不是刹车出了毛病。她有她自己的原因。她的原因同别人的不一样。她在这件事上完全是义无反顾。

“你们是想找个人去认尸吧，”我说。“我会尽快赶去的。”我能听出自己声音中的镇定，仿佛是从远处听到的声音。事实上，我是相当艰难地说出这句话的；我的嘴已经麻木了，我的整个脸也因为痛苦而变得僵硬起来。我觉得自己好像刚看过牙医似的。我对劳拉干的这件傻事以及警察的暗示感到怒不可遏。一股热风吹着我的脑袋，我的一缕缕头发飘旋起来，就像墨汁溅在了水里。

“恐怕要进行一次验尸，格里芬夫人，”他说道。

“那是自然，”我说。“不过，这是一次事故。我妹妹的驾驶技术本来就不好。”

我可以想象出劳拉那光洁的鹅蛋脸、她那扎得整整齐齐的发髻，以及那天她穿的衣服——一件小圆领的连衫裙。裙子的颜色是冷色调的：海军蓝，或青灰色，或者是医院走廊墙壁的那种绿色。那是悔罪者衣着的颜色——与其说是她自己选择了这样的颜色，倒不如说是她被关在这种颜色里。还有她那一本正经的似笑非笑、她那被逗乐的扬眉，似乎她在欣赏美景。

白色手套是彼拉多^①在法庭上断案时戴的。她在断绝与我的关系，断绝与我们大家的关系。

当她的汽车滑下桥、坠落沟底之前的一刹那，像一只闪光的蜻蜓悬在午后的阳光中，她想到了什么呢？想到了亚历克斯，想到了理查德，想到了别人的欺诈行为，想到了我们的父亲和他的毁灭？也许想到了上帝，想到了她那致命的三方交易？还是想到了她那天早上藏在五斗橱抽屉里的廉价的练习本？（这个抽屉是我放袜子的，她知道我以后会发现这些本子。）

警察离开以后，我上楼去换衣服。要去停尸所，我得戴上手套和一顶带面纱的帽子。我得有东西遮住眼睛，因为可能会碰上记者。我得叫一辆出租车。而且，我还应该把消息告知正在办公室里的理查德；他一定愿意准备一份讣告。我走进化妆间：我需要穿一套黑色的丧服，再带上一块手帕。

我打开抽屉，看见了那些练习本。它们用粗绳扎成一捆，于是我解开了绳子。我感到自己的牙齿打颤，浑身发冷。我断定自己一定是中风了。

当时我想起的是瑞妮，想起我们小时候跟她在一起的情景。当我

① 彼拉多：古罗马犹太巡抚，曾主持对耶稣的审判，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。

们有点擦伤或割伤,就是瑞妮来为我们包扎伤口。母亲也许在休息,或者在别的地方做善事,而瑞妮总是在我们身边。她会把我们抱起来,让我们坐在那张白色釉面的厨房长桌上,旁边就是她正在擀的馅饼面团,或者是正在切剁的鸡,或者是正在剖肚的鱼。她会给我们一块红糖吃,令我们闭上嘴。告诉我哪儿疼,她会说。别嚎了。安静下来,让我看哪儿伤着了。

然而,有些人说不准是哪儿疼。他们安静不下来。他们无法不嚎。

《多伦多星报》(1945年5月26日)

本市死亡事故引起质疑

《星报》独家报道

上周圣克莱尔大街发生事故,死亡一人,验尸结果为意外死亡。劳拉·蔡斯小姐,二十五岁,五月十八日下午驾车西行;她的汽车行至桥上突然转弯,冲过桥上维修点的隔离栏,坠入桥下的沟壑,并起火燃烧。蔡斯小姐当场死亡。她的姐姐、著名企业家理查德·E·格里芬的妻子,证实蔡斯小姐患有严重的头痛病,影响了她的视力。对于警方提出的疑问,格里芬夫人否定了蔡斯小姐酒后驾车的可能性,因为后者从不饮酒。

警方认为,汽车轮胎卡在裸露的电车轨道上也是事故的原因之一。人们对市政府有关部门在桥上采取的安全措施是否得当提出了质疑,但经市政工程师戈登·珀金斯证实,安全措施并无不妥。

此次事故再度引起人们对该路段上电车轨道状况的不满情绪。赫布·T·乔利夫先生代表当地纳税人对《星报》记者说,由于电车轨道的管理不善而造成不幸事故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市政会应当加以重视。

《盲刺客》(劳拉·蔡斯著)

纽约莱因戈尔德-杰恩斯-莫罗出版社 1947 年出版

引子：石园花草谱

她有一张他的照片。她把照片塞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；信封外面写着剪报的字样。她又把信封夹在《石园花草谱》的书页中间，料定没有人会去翻看。

她仔细地保存着这张照片，因为这几乎是她留下的唯一与他有关的东西。这是一张黑白照片，是战前用一种笨重的箱形闪光灯相机拍摄的；这种照相机的口上带有手风琴一般的皱褶，外面套着做工精良的皮套，看上去像牲口的口套，还配有背带和精细的搭扣。照片是他们两个人一起照的——她和他的一次野餐会上的合影。照片背面有铅笔写的野餐的字样——没有他或她的名字，只有野餐两个字。她心里知道名字就行了，不需要写下来。

他们俩坐在一棵树下。那也许是棵苹果树；她当时没太注意是什么树。她身穿一件白衬衫，袖子卷到胳膊肘；下面是条白裙子，擦到膝盖。当时一定有一阵微风，因为裙子向上翻卷，贴着她的身体；或者并没有风，裙子就是紧贴身体；也许天气很热。天气确实很热。她把手伸到照片上方，现在仍能感到热气迎面扑来，就像被太阳晒了一天的石头夜半散发的热气。

照片上的那个男人戴着一顶浅色的礼帽，前檐往下倾，半遮着脸。他的脸看上去晒得比她黑。她半对着他，面带笑容；她记不得从此以后她还对谁那样笑过。她在照片中显得十分年轻，太年轻了；当时她并不认为自己太年轻了。他也在微笑，满口的牙齿像点燃的火柴一般闪着白光。然而，他抬起一只手，仿佛要戏谑地挡开她；仿佛要避免将来可能会看他的那些人，避开可能会从这张小小光纸的方框里看他的那些